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四目錄 內編

鎮靜

前言

往行

仁慈

前言

容忍

節儉

洪武三年　洪武三十年　陳仲述

李貞　胡濙　楊榮

胡壽安　陳選　劉仁宅

吳與弼　彭時　李瑢

丘敦　陳白沙　張悅

楊繼宗　南渭王譽播　益莊王厚華

劉大夏　李東陽　趙永

韓紹宗　張繼孟　汪良彬

方鈍　徐階　梁材

周延　吳嶽　詹瑩

徐東山　諸大綬　黃錝

孫植　王萬善　陳有年

張振之　仇泰然　吳士選

誠實

前言

往行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鎮靜

前言

韓公邦奇曰遇大事不動心此大賢以上事甚難然本無難見義未至故爲難或爲毁譽其次爲利害又其次則爲得失矣若疑惑則係天資學力不足不疑惑更說恐懼不得子路之死難雖不恐懼乃恐懼之甚者未至不疑惑故也

朱以功曰只一堅守捱磨許多歳月學問方有得力處只一安靜消卻無限實危乃是自討便宜處

劉仕義曰居官不以擾爲貴老子烹鮮之喻柳子種樹之說可謂達於治體者矣淺識之人每自矜其智自炫其才日趨所治之民而奔走之日取前人之成規而更易之殊不知上日勞而下日困矣其何能治哉

王陽明先生知廬陵時務以玄默化民縣庭晏然民有訟者亦不令人拘伹以一木牌付訟者俾人隨牌至而已其不擾類如此意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父母斯民者所宜深念也

于愼行曰孫沔受命征儂智高時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宰相梁適抑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鎭靜耶夫實備不修而貌爲鎭靜危亡之道也此言切中事理可以破玩愒矯拂之弊矣然天下事變亦忌張皇有備而張皇所失猶小無備而張皇蓋亦危亡之道適之所見未爲非也

又曰司馬之得政劉放孫資成之也曹爽之受禍何晏鄧颺激之也故資邪罔之臣何鄧浮華之士怙寵罔利至于敗國自赤其族故用人者當取沉靜誠慤之士雖未必有益於國決不至敗壞不然以名取人乃畫餅耳傳嘏謂曹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于兄弟味嘏數言眞可爲萬世觀人之法天下有一等人其外雍容閑雅冲曠恬淡眞若不食烟火而心術佻巧志趣輕躁慕利如焚趨時若鶩無識之

士方且以風度期之衆人營營同辭莫尙不遇正法眼藏欺人無已矣
然知此者其人祿位亦必不永何也動爲輕根靜爲躁君凡人心靜而
貌動者此亦不宜然以靜御躁猶自可久若外靜而內躁是以動御靜
也祿不留矣

又曰董晉帥宣武陸長源爲行軍司馬晉爲人仁柔多可而長源性剛
刻好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既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此可爲長
官鎭靜之法大抵喜事之人性機鋒銳有所建設必欲求成然亦厭怠
不能持久若請而不許則持之益堅暫許而終罷之則其興已闌不復
爭矣長源躁人他日代晉領軍爲軍士所殺臠而食之使晉事從其請
不待長源而亂矣

又曰宋趙鼎再相無所施爲或以爲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病羸當靜
以養之若復攻擊必損元氣矣此眞濟時之言國家當積衰之勢固必
振刷整頓以作民志而元氣已虛不勝藥石尤須安靜調養俟其自復
所患好功喜事之徒以有事興作自爲名蹟而不傾國之利害則天下

陰受其斃而不可救安得長者之言乎
馮公琦曰天下患在眞玩愒假張皇眞偷安假鎭靜事至張皇已非勝算矧其請兵請餉原無制敵謀國之誠只是欲朝廷見得任事科道可以無言異日事之不濟則曰當日已曾言之矣至於肉食者計畫無所出只得外示閑暇苟安旦夕異日有事則淪胥及溺而已故所謂張皇鎭靜皆非眞是惟玩愒偷安乃其本色耳
又曰大直無繩大強不競是非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未嘗暫靜也躁而激之動而擾之則亂矣善救火者徹屋薪疏火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流水不務導下流隄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決益塞故救水火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此矣
又曰一切世緣膠膠擾擾擾即不斷斷即無擾我能不嚮誰則貿之我能不迎誰則就之非能使人保汝而不能使人無保汝也沉冥吏隱彼爲何人塵容俗狀此爲何事夫多言而數當不如其寡也數動而數有益不如其無損也有譽無毀不如其毀譽兩忘有是無非不如避而出

是非外也凡天下事常苦多精神常苦少以日少當日多未有不爲身害者卽不獨應酬一事多記損心多語損氣形太用則勞神太用則竭夫爲清心省事可以自保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請日三復於茲言

往行

李忠文公爲祭酒因除國學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絏合監師生皆驚愕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少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命枷寘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具本願代枷事乃釋先生少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眞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成祖皇帝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祕不發喪鎔錫爲椑固之卽殺工滅口作二詔一爲遺詔入朝一召東宮于留都俾星馳卽位

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立遂發喪易梓宮一時鎮靜之功不可及也即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成之耳□宗時有勅陞賞文敏論切□詳據史上以六月辛卯崩於榆木川壬辰學士楊宗與御馬少監梅壽傳密旨甲辰至行在皇太子命太孫往行營仍報訃各王諭中外丁未成服太孫以己酉至鵰鶚谷至御營發喪六軍慟號文武軍民人等以辛亥迎于居庸壬子龍輿入大內然則所謂太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外耶

吳寧字永清歙縣人宣德庚戌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北虜突入紫荊關侵掠遣寧北出德勝門會總兵官議方略及還門閉弗啟虜騎充斥于途從者各驚散寧獨立南中區畫衛兵及四方避寇男婦移時乃入

正統中宗伯胡公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

閔莊懿公珪初備兵嶺南廣之南雄江之南安居民新墾田地互相爭

訟兩省會勘駐節甲站忽報彼此聚衆仇殺有司以勢瀕猖獗山居無
備宜各回城公諭之曰百姓豈反耶第斷不公耳且命置酒聚酌就於
人家借宿明旦處分復諭里胥斷結衆方散去同事者問曰勢至如此
而公乃堅執不去何也公曰民之初心恐我輩偏向假此以動官府耳
若一時退散適長其兇暴必至用兵豈不難哉

成化初楊公瑄任浙江海道數歲波恬風息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
邊公時在杭寮寀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我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
府衛已戒嚴守令已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
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
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王華字德輝號實菴又號海日餘姚人成化辛丑狀元及第歷官南京
吏部尚書追封新建伯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百艘
而東遠近震動時公之子伯安以都御史巡撫南贛傳檄隣境舉兵討
賊公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

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旣仇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德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家大臣恨老不能荷戈殺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粮爲備禁訛言勿令搖動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狀及其家公寂然若無聞伯安得告歸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耶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讒構横行狀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旣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止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所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毁令名者耶伯安跽曰謹受教

陽明先生巡撫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機先生不從作啾啾吟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

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
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
省城處權豎狀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
者亦有深慮焉耳及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則撤坐
遣之有言伍文定焚鬚狀暫于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皆色怖驚問先
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獲出行賞訖
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
語如常人服其學

喬白岩參贊留都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公日領一
老儒與醫士游宴兼以校奕實以覘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
人見公鎮定軍民始安

武皇帝車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
嚴兵守京師王公瓊曰上偶出而遽嚴兵衛如有讒夫將據國禍孽作
矣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

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帥一人開府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員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以厲蹕是時乘輿出邊逾年卒無虞驚京師至於帖服安堵如常者皆公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大學士梁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變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耶乃罷議

武廟時駕當出郊壇視牲先是一夕有傳賊將復至霸州者時日已瞑京城各門已閉兵部尚書何鑑令人傳于郭外巡視官軍差人遠探宮內宣召內閣兵部議省牲事舉行否內閣曰省牲重事若聖駕不出示人以怯其關于國體不細宜嚴加禦備仍舊出郊太監張永深以爲然請自披戴清道駕以巳刻出未刻入人心以安

陶公承學靜默自適自少至老如一日然不厭人語瑣猥雜陳聽之無忤未第嘗授經會城有何生者素嚴公謀狎侮之置伎寘酒延之比至

鐍戶妓出諸幕公凝然如常時伎畢償于戲笑而視之若無幾微動念詰朝竟不一言及友乃大服

劉司徒釆舉鄉試時報至而了不色喜日中猶惛惛然睡也其兄訶之曰此何時而猶然惛惛耶跡公少年志念已深一舉不足介於中矣大受者故若此

曹守貞字子一江都人嘉靖戊戌進士嘗爲南戶部郎中尚書張舜臣集司屬議沿革守貞唯唯諸司屬難之守貞曰部事與郡縣不同惟清靜寧一因之而已有頃羣小宣言部議軍士粟布有所裁損驕軍大鬨約期爲亂尚書並司屬計無出以問守貞守貞唯唯乃移尺籍大戒將士擇時日覈軍實稽詐冒給粮布若不喻其意者諸軍士相顧愕曰何傳之繆耶事遂寢

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益猖獗上將親帥六師討之于公謙偕尚書鄺埜上言皇上宗廟社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聽是年八月三日六師啓行留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俄虜

騎掩至王師敗績死者塡委溝壑爲滿蓋曠所無之奇禍也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虜俱生太后命郕王監國是日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怒擊順死于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諠譁班行雜處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令羣臣立班勿擅動命紅盔將軍用爪擊二內侍期亟死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言請再宣諭羣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侯啓太后行誅未晚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尙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尙書公以鑾輿未回大敵重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一槪寬貸則今日披堅臨陣者何所畏憚迺上章劾舉武臣顧具祖等文臣王佐等王令法司議罪以聞時親藩有上章願赴闕勤王者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冲幼

未能遽理萬幾郕王年長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時方多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遜泣固辭太后復降旨王不得已卽位遙尊英廟爲太上皇帝改明年爲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公見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揀隨征軍資器械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爲緊急令都督孫鏜等統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籌官王竑等分投巡視勿令疎虞各城門外居民虜若迫其脅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曉諭遷徙城內居住通州壩上等倉粮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月粮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大同宣府等處曾經虜騎往來剽掠者請勅各處守臣諭以今日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搠人馬互爲應援一切關隘樓櫓墩臺壕塹務在挑修深固不許虛應

故事至于選用人材尤爲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博者宜爲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上深嘉納悉施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六宮與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于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咸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上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場草束自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以數百萬計壩上養馬草束料豆亦置草場於野外公一聞虜寇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略主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軍德勝門外閉闔城門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一月之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

奉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難從以起釁端廷議洶洶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是爲十月旣望詢知虜中移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仍奉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

仁慈

前言

王達曰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每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爲也況作好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丁謂盧遜之輩當何如耶

梅純曰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貪歡未許暫停杯此先君子聞丐者有感而作也與前輩蠶婦吟所謂子規啼

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如出一手然彼方自怨此乃恤人其設心更廣矣

章懋曰人與萬物同受一氣生天地間但有中正偏駁之異耳理不應相害聖人所謂數罟不入洿池弋不射宿豈令人畏因果報應哉上古教民食禽獸不惟去民害亦是五穀不如今之多故以補粒食之所不及耳今人窮口腹之欲每食必多方置饌如盛暑時未及下箸多已臭腐吾甚傷之今欲除羊豕鷄鵝之類人畜以食者姑以供餘川泳雲飛之物一切禁斷庶幾少安吾心以成好生之德見寶子紀聞

何孟春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天子諸侯卿大夫不仁而不能保其四體者有矣未有士庶人不仁而以善終者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近在其身遠在其子孫吁可戒之哉

往行

謝子襄新淦人洪武末以才薦為青田令民鬻牛於市將屠之牛逸至

子褰前俛首若訴者遣人問得實捐俸贖牛還其主

魏文靖公驥讀書山寺中見一毒蛇方化衆惡而避之俄有魚者捕之去公懼傷人追買棄之貸僧錢以償

李光學湖廣武陵人正統五年以御史左遷與化性慈仁多惠政尋陞揚州府同知仍蒞興化縣事廳東有鸛乳三雛已而將二雛去一雛病命藥之尋愈亦飛去光學疾思鯿魚無從得忽有鸛啣一鯿投廳下烹啖之遂愈人以爲仁厚之感云

陳一範字公軾吳縣人故編修齊之祖也好行其德成化壬寅大侵所活尤衆嘗大雪過道旁空舍見一童子病臥氣垂絕與家人扶掖以歸日爲調治久始平復給衣糧遣之童子感泣願留服役翁弗許犬馬死必埋之數日猶使人視其封得報乃已

高貴慶遠府人平生以濟人利物爲心每值亢旱卽齋沐焚香露禱跪誦道經自卯至巳始休人多笑之或見棄骸於道卽售匣貯之以葬成化十一年八月游邪池州至喇峽口見一人偃臥路側貴以椰瓢汲水

灌之度尚可救令人舁至寓邸作薄粥以飼之良久漸甦復求妙劑療之五日始省人事詢其里居病者泣言曰兒乃撫州臨川陳賢也偕叔諒來此爲商不幸罹疾叔見危甚將利賢田產寅夜負出棄於此叔即歸鄉矣貴聞而惻然乃注意療治獲痊以白金助之歸賢抵家則田產已爲叔所奪矣訟於官始復舊物後致書謝貴云吾家子母再相見公之賜也惟願公後益昌以食此報

崔文奎字應宿□□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弘治戊午嘗爲河南按察副使湯陰常豐收官銀奴竊八十兩以逃豐坐償無從辦在繫歷年妻乞食以食公公謂知縣曰吾無能生此囚必也得藏錢乎即有以掘地得錢者相毆來訴公治罪遂白上官以錢贖豐而釋之溫縣知縣盜庫金有奧援歸盜於高黑奇庫子也亦繫累年家人被累死公在政亦命縣釋黑奇止以追銀完帖上之省而即取餘銀代輸此二事用意宛轉以情傳律於乎仁哉往年閩省大戶告事竣布政追餘銀又罰以紙蓋上褚也公不以吏告紙乏乃取舊册覆之爲葉惟上之意

公者乃用呇十省七之費

李一寧字應坤東莞人正德丁卯舉人嘗知懷寧縣愷悌愛民素絲益勵雖冠服敝垢弗易也卒于官幾無以爲殮士民哀之先是渡江遇一覆舟心動令人鑿之得一婦抱嬰兒猶活詢之長沙人隨舅官遊一家淹沒已二日矣爲買舟送還其鄉

胡僖字伯安蘭溪人歷官憲副性惡殺生當省試謀徙僻地潘氏圃蟻羣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搆火欲焚之公蹙額曰以我一夕安而輕數十萬命吾謹避之耳亟返故居暨入試搆三書義至乙夜矣甫就而蛩戢戢筆端不可逐久之始別搆四書義思忽坌溢如泉湧蛩亦絕不見既高薦司試者迎謂公四經義殆神助耶公心知爲蛩報益謹於物命所全活龜鼈螺蚌不可計數常有遺公鶩鵞者公意放之水濱則復落罟師手掉而至湖心遇風舟幾覆客笑之公亦不悔

少宰陶文僖公大臨第進士鼎甲官翰林嗣爲今上講官累遷至少宰資望將柄用而卒公官翰林時曾以差出京便過家歸省尋還朝一日

晤耿公定向慨然太息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業不能贖掩萬一況吾官此閒局雖名淸華未得親民將何修而可耿曰云何公曰憶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泝越寧家已由家自越還朝報命往還凡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所用負戴役夫不知若干人或由水而舟所用牽挽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之甿鶉衣裸體之黎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値嚴寒跋跋淖濘衝冒風雨因而踣頓道路委塡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如竺氏果報之說不誣能無惕然乎耿公每語人曰余聆此言爲之悚然者累日中心識之不忘念公倘得柄用推此一念天下必多食其福者惜夫

孫陞字志高號季泉餘姚人嘉靖乙未第二人及第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壬子嘗爲少宗伯上命之舊邸所建元佑宮安神祭告重孝思也公奉使惟謹有司以大臣特命乘傳供治甚具公曰茲非赤子膏血乎悉揮去懽聲徹數千里襄鄧筒黃河之役民多菜色道遇荷鋤者停輿問

疾苦因述爲古詩數章遺守臣守臣亟下賑恤之令御史績溪胡君爲鐫詩于石曰仁人之言利自溥也

吳封君玉故文靖公之父嘗自言平生未嘗毀物傷人惟過高郵湖風便帆疾挽夫不相及僨而載之舟舟反一夫墮水死惟此爲恨恨止此又出於仁愛意所不惻他可知已

劉文恭在翰林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有病吏公憐而舍之家家人以染其疾或請遣之弗聽已而皆愈

吳世澤令廬陵時嘗出而遇私宰牛者牛逸眈狂觸人不可近忽走之公輿前伏而若訴者公正牛主法而歸牛於良士使之耕以老士大夫爲作異牛歌

汪封公良彬每春社必市生螺若千石放汙瀦中轄弋網罟之獲具可生者不之市而之公所以之公必得浮價公果浮其價入手則縱之高深其祝曰盡爾命毋更爲人獲有牛且及刃脫繩而奔公雙屈其膝公感而市之飯之叢林踰五年得良死瘞其齒里人嘆曰獸智非能識公

乃公仁有以感之於是有慕而止殺生者

孫廉字介夫潼關衛指揮少時未嘗掩取禽獸每過捕獲者以金粟易而釋之若翅足折傷者即畜之俟其愈也置之野他日一鳥啣黃金鳳釵墜公前鳴數聲而去若相報也

寬洪

前言

王達曰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爲華而不實怨之所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甯嬴可謂知人矣

又曰恕之一字固爲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爲行恕之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不恕者也是故恕雖當勉量亦當學有杯盂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盂之量小人也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

與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先奢者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而少狹至於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熙熙無所不容矣然則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薛瑄曰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大抵居上以寬爲本太狹則難爲其下矣

何孟春曰丈夫處世行己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奸賊之所追誅也陳述古有當容人之言此先正之所以立訓者

又曰山之待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蕪穢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烟暮靄紫翠如滴橫如蛾眉矗如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江河流溝渠泡沫潰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浣汙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萬頃間涵天浴日上下固徹圓光藏珠方景凝璧水其不以大爲潔乎嗚呼美以遠著潔以大

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于此觀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祝允明曰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量也者道之輿也識也者量之鑑也量弘石則容石量弘鍾則容鍾如石而納鍾其必溢諸則量非道之輿乎見鍾之弘於石則思所以容鍾也則識非量之鑑乎鑑而不明則有容鍾之量亦將石諸學者明夫鑑者也故君子務學

殷秋溟曰人皆嫉惡以爲美談予初不悟亦不以爲重念蓋更練既久而後知其非也于作聖之功此其爲鴆毒乎若以之從政此一念發之不覺而過當則損德招尤胥此□□矣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是故君子之于不肖容之而已矣矜之而已矣未始疾之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之言嫉也曾是君子而可嫉以存心乎哉或曰然則君子有惡稱人之惡又何謂焉稱人之惡猶然惡之況疾人之不善乎疾人不善則人之不善己先有其一矣胸中無嫉惡之心自覺溫然祥風盎然和氣廓然大公而無礙粹然至中而不漓豈不謂有道之仁人哉故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焉有味哉其言也惟君子善善長惡惡短與四海長厚之風養國家和平之福博厚悠遠之治由此其選也

劉仕義曰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司馬溫公潛虛曰察竊秋毫物駭而逃長民者宜三復

朱試曰孰不欲魚之多不大其池則魚無所養矣孰不欲人之附不必其量則人無所容矣

又曰處事須留一步不可盡人之情天地雖嚴冬未嘗絕溫燠之氣故其生物不測

又曰爲一家之主則須量包一家爲一國之主則須量包一國爲天下之主則須量包天下

又曰偶見語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裝到底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有何妨此可以明盈虛消息之理而爲貪忍者之濲戒也

又曰存一恕心出門境界自寬不然家庭之內便有許多障礙須知外邊障礙都緣內境障礙

徐學謨曰爲政寬嚴各從其人之性然昔人以此卜後之興替往往皆驗東海于公高爲里門曰吾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孫永爲御史虞翊臨終謂其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蓋寬則善容其人得春生之氣爲多故興旺嚴則近刻其人得秋殺之氣爲多故主愁慘豈其理或然歟

李元薦曰門前往路無令窄逕路窄時無過客過客稀時逕路荒教君滿地生荊棘又曰從他謗任他訕把火燒空徒自疲

張居正曰張益州云事方到手便當思其出脫此處事之要法古語云莫便滿帆風常留轉身地此處世之一法

于慎行曰第五倫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厚可見俗吏苛刻非必能峭直也夫正直忠厚本一機括不忠厚者必不正直阿世求悅以圖取效其苛刻亦未必天性乃欲以是爲名耳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洪武初刑部尚書嘗告戒僚屬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起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

楊公維楨字廉夫山陰人登元大定進士洪武二年召至京師考校禮樂時年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遂卒太守林孟善買地葬之爲人不尚墜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多感附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

姚少師廣孝永樂間領敕往蜀雲臺觀獻幡驛行歸至姑蘇憩於寒山寺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會有吳邑曹主簿者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撻之二十少師漫不爲意丞使人蹤之躡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少師也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云且送郡獄須而撫按會集少師令出之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笞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吏不罪也出一詩示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烟無端撞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衆咸大笑

夏忠靖公原吉先世積德大父官湖汚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莫測其
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噉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于
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直詈之
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隸盜銀酒器數事爲邏者所獲公釋械且
語之曰汝非貧難寧忍爲此仍以所盜杯遺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
乘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名
于座右自警少忘之性如舊歎曰夏公眞不可及也又嘗有從吏汚公
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浣何懼焉吏壞公所寳石硯匿不敢見公
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又嘗冬月出使至館晨發館人烘襪誤
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
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人無故加箠若此官乎
生幾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汚吏驚懼肉
袒以候公曰汝何與焉叱起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墨汚精微
文書上命更賜之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

忍於色中忍于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

周文襄公忱以戶部侍郎撫吳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服待旦舟抵閶門觸石燭仆污公衣公易服舟人伏地請償公曰衣無恙恐風露偶自易耳一日從外歸有醉僧尊公開路與前騶至院僧與羣皂綴立但慰遣之而已

刑部尚書魏源爲人倜儻豪邁不羣嘗爲河南布政臨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在刑部不事苛刻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卽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卽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

陳公鎰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以副都御史鎮陝西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以自代已相繼擢左都凡入臺陳公後至王輒令堂吏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公至略不校一日公先至堂吏請擊鼓公曰少需諸御史咸不平王至知公之遲鼓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中矣然王凌公不已凡臺官之巡蘇者私令其伺察公家人子弟公知而不校景

泰三年同爲太子太保四年公以病在告王復以言脅公公請老歸五年值王巡撫蘇州不一訪公六年而公薨王時已入內閣凡公應得恩典悉從抑損例贈太保止贈少保謚擬忠肅易以僖敏後王竟致極刑而僖敏平生福祿壽考令終觀此則知天道不爽矣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頰言免官歸過清河揮使祇候于江滸具饌致慇懃公嘉其誠因揮受數缶以爲醯醬也旣發用之則皆糞穢單葢藉以紓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詐爲死家人故爲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揮使者踪跡其所在執而訟之于公公竟不較前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惡云愚按王莊毅手捶死馬順于殿陛間葢矯矯剛方人也乃容忍又若此

豐布政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言甚凱切逮繫詔獄七年英廟復辟陞河南左參政論周府內官不法事上嘉之陞本司右

布政使廉聲大著風裁振于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縣簠簋不飭聞公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爲燭饋之踰數日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盍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而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論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思於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也與之坐而抗禮卒然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從公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則公門人也跽而起居丞乃匍於御史不見蒲伏階下扯膝乞憐公卒亦不較

三原王公承裕自少有雅量諸老嫂常試之署月如厠必置扇外舍牖

問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而終無愠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大如海其將從舅吸三斗醋耶公後果至南京戶部尚書

張莊簡公悅選爲御史時年二十七歲差山東巡按初到臨清州三朝行香偶回店酒帘掛抵掣落紗帽左右爲之失色公恬不爲意取帽徑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請罪公第徐語之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酒帘須掛得高此亦不與州官交一言遲遣去及爲刑部尚書散衙後回家路上遇一醉漢素無賴傍一人慫之曰爾若奪得這老爺藤棍方見得爾手段此人奪去其一公不問徑歸及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妻曰汝持一藤棍歸其夫取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日清晨頭頂此藤棍跪長安街少須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叩頭請死公命隸人收其棍竟不問

章文懿公懋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勾攝一罪犯經文懿門逕入從天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鬧謂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內

房尋索差人直至文懿臥房內尋不獲亦從後門上天福山追去公與夫人略不動色

武功侯奮志嫉惡湯都閫徽績謂曰省齋誤矣公曰東谷亦爲是言耶湯曰自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陛今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黃大司空珂與人處傾蓋卽如故舊至遇負氣好勝者則斂退不較待鄉人有禮常曰人貴知足僕忽百年同歸于盡何必事事求如意也談論終日聽者忘倦同官有行部于外者每告之曰吾儕爲此官不可作意去人官爵以立己名得罪于法者不可容于我有忤者不必計也

白沙陳公嘗訪定山定山挐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數滑稽是日極肆談悉盡袵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色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旣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史公魯字宗道蒲州人正德戊辰進士爲刑科給事時州守高淪貪狠

悖德尋常規公及事敗士民盡欲害之圜圍其第公問遺如常諭祈曰知州罪則滔天矣奈妻子何惟仁人是望公允其托圖全歸之或以爲過厚公曰犯而不校學者所當師也

蔣恭靖公瑶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窗誤濺公衣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大褻公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太宰屠襄惠公鏞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藉公衣惶懼懾息頓首請罪公曰起起汝何爲者吾方惡其白而欲染之適與意會汝何爲者其襟度弘恕不責細苛類如此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于公意公大加譴責詰發其奸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汝老子耳法有明禁自今愼無復爲此矣其人頓首而退

徐公中行好飲酒酒態頹唐有叔夜玉山之風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衆爲切齒公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容

有辭之以酒者復以辭挑之始伉浪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冰釋矣

王封君夢祥王文肅公有數質庫取其息至久而中耗文肅公以聞府君急收之尚有什一二存府君曰收之其耗露矣不責償且益玩我責之急彼不死水火則桎梏耳姑示不測以空名縻之及府君卒而諸庫橐皆如洗也又遺令毋得問鄉里諸責且析其券以故業漸落不能如大父時

太宰孟山楊公爲北邊兵憲時有將官名將子也因事被劾於公所公勘得其實酌情法之中處之將官心德公故假公移郵筒中具揭托名蔬菜具中緘銀幣若干致謝公即公移中批發不收且告誡之踰時公轉大參行衆將官旅見其人獨惴惴惶恐伏地若無所容者公佇立亭階撫以溫語獎諭諸將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將也覩汝貌誠不媿將種第汝年少更事少後當益努力以承父業其人神情恍然若更生云

胡諧爲某府同知應朝朝畢天已旦吏以入門人衆相擠失却所戴紗

帽朝畢欲脫公服幞頭而吏人以失却紗帽恐懼不可勝言渠無幾微見於言面即戴幞頭至寓所吏人叩頭請罪渠徐言曰吾來朝失却紗帽此去官兆也事或有前定者爾何恐焉然竟無他害也陞山東僉憲而去後陞少參未幾即致仕論重

容忍

前言

王達曰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又曰辱之一事最所難容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爲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彼爲君子耶則直在彼何忍之有世之人不察辱之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讎而相

害也戴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薛文清公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短長惟謹於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較焉

又曰聞人毀己卽怫然怒是水不可磯也其小也甚矣

又曰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又曰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又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審時宜寬緩處之切不可闘惡遽怒先自焚燒况傷乎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毋忿疾於頑子曰庸受之愬不行皆當審察

又曰常人纔有觸卽有不平意只是量小犯而不校最省事

岳正曰稽叔夜愛惡無跡而至憎於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於謝奕其生也以忍性勝

楊守陳爲友人章廷玉百耐菴銘曰越有縉紳先生宦居于楚門不容車室僅環堵欹不支壁壞不補旁招日星上漏風雨蓬藋之與隣泉

石之爲伍榜曰百耐之庵曰冥栖而燕處有華軒大夫文誇公子聞其風聲議論飈起皆謂先生之處世泉若日飲黍稻時炊不若老釋之徒能耐渴飢冬衣纊棉夏服絺苧不若貊粵之人能耐寒暑步履舒徐不耐勞僨行竣潔清不耐污穢一耐之不能而況於百乎於是先生之高弟弟子相與爭之曰昔者先生年少英銳有謂勳業可指取有謂名節可券契故大欲覬廟堂之尊小猶希藩臬之位類指而左右奔趨跬步而前後呵衛志得數於時名得焯於世也然而數奇不耦志屈不伸名僅齒於鄉舉秩不班於朝紳隨牒遠仕荒陬寂濆栖栖壇杏采采類芹屹若槁壤之木塊居枯池之鱗於是下隸庸夫樵人牧稚行偕友朋話相汝爾先生耐之寂若不聆不睇仡仡勇夫截截諞子盛氣横侵巧言深詆先生耐之視若一蚊一蟻同寅並座之儒鼓笥踵堂之士或逝梁而譖蘇罔彎弧而射羿先生耐焉不怨不忮列藩專城之官衣繡持斧之使或怙寵而作威亦竊權而張勢先生耐焉不侮不畏至若嗟粥不毀盜泉不斟耐茲飢渴列仙不如炎天盛服雪夜劬書耐茲寒暑胡粵

不忍詠浩齒傾國翠笄倚門先生耐之寧樂蔾中盛富買怨積財貨凶先生耐之四壁寧空立俟之第先生耐之而不至七貴之闔先生耐而不趁警枕若馬運甓若陶晨朝仡仡不耐何勞裸裎與偕舊惡罔紀行衆惠夷不耐何穢在昔宣尼不報無道亦有子淵犯而不校耐之上也出胯不辭起為漢將唾面不拭任為唐相耐之次也獨不見夫十月之雷乎形藏地中可掘而食及其奮迅則震撼乎八極又不見夫百川之源乎濫觴於土可壅而止及其決溢則奔注於四海龍耐而蟄乃躍於淵鵬耐而伏乃翔于天故事必有忍而後有濟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子焉知先生之能耐又焉知耐道之盛至於斯於是二子慚伏而去先生聞之顧弟子曰誰使爾多言哉泊然而休藹然而處舉一世之斷斷無足以芥蔕其靈府也

吳與弼忍卦曰忍元亨初吝終吉利君子貞不利丈夫彖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于外小有所抑大有所益也象曰心上有刃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其性事克濟也次二小不忍則

亂大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三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忘身及親禍孰大也次四出於胯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胯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書一忍字以對天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之形而爲鬬自求禍也

何孟春曰一友人不得於衆口至書於壁以自訴云罵聲成風誰引扇此羣怒浮謗如川事實源於小忤泣禍令人不汝恤叫閽閽兮汝徒自昔眼昏多淚盡內留以潤腹齒去舌存不如緘口而無語也

又曰余少而剛褊事後不能無愧悔常書晉人衛玠情恕理遣之言于所居屋壁以自省安得如玠終身無喜怒見於色耶齊劉許自少至長無喜慍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宋范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或問呂光祿設

爲小人詈辱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詈何辱自無忿心下焉者且思我何等人彼爲何人若復答他鄉是與此人等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春於是常默誦之堯夫之言乃人有不及可以情恕之精義原明之言卽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之正疏也而今而後庶幾其寡愧悔乎

陳獻章忍字贊曰七情之發惟怒爲遽乖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崔銑曰人當平居亦知自反而不責人一旦聞謗讟之入怒激氣涌忘其舊志肆其新忿必求報復而後已故曰學至於不責人盡矣蓋功深而氣平識定而量宏譬之千仞之淵豈石所能激而鳴乎

黃省曾曰君子相語如揚淸微之風拂之長養感之和舒者也如流連漪之川聞之斯行從之斯止者也其小人務辨而取勝者則不然如暴頹之風所撼必擧奔騰之濤所湧必越故君子聽之而已不與較也較

則必敗詩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與小人較辨之謂也
劉仕義曰犯而不校顏子所以希聖也不報無道君子所以稱強也彼
好剛使氣辱鄰罵坐者小之爲人也甚矣亦祇爲招禍之媒焉四十二
章經曰佛言人愚以吾爲不善吾以四等慈護濟之重以惡來者吾重
以善往福德之氣常在此也害氣重殃反在於彼有愚人聞佛道守大
仁慈以惡來以善往故來罵佛佛默然不答愍之癡冥枉愚使然罵止
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實理如之乎曰持歸今子罵我我亦不納
子自持歸禍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追形終無免離慎爲惡也道教經
曰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無念瞋眼亦當護口勿出
惡言若縱恚則自妨道失功德利忍之爲德持戒苦行不能及能行忍
者乃可名爲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
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瞋恚害之則破諸善法當知瞋心甚於猛
火常當防護勿令得入卻功德賊無過瞋恚譬如淸冷雲中霹靂起火
非所應也吁異端者流尚知瞋怒之害如此吾儒弗懲端有愧矣

又曰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是猶未免英氣太露不若顏子犯而不校爲得萬物一體之意

朱子曰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蠆蝎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此猶是孟子見解也西銘說得好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顏子不校之意蓋如此

又曰薛文清瑄云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人須有容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掩瑕有容之謂也又曰人戒太察則無含容之氣象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此皆長者之言也學者立進德之基須自此始

或問書曰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奚從乎敖英曰凡橫逆之來祇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藺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己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便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

是皆發於義理之勇者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耻大如魯莊公宋高宗含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勇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或問婁師德唾面自乾之量何如敖英曰於此當論曲直苟曲在我負荆謝罪可直在我當薄言往愬可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汝爾之實則義不可勝用矣夫汝爾且不可受况面可唾乎不然則冥頑不靈而無羞惡之心者矣又問張公藝百忍之量何如公曰一家之內恩意禮節之不均與夫瑣瑣口話之過忍之可也若乃妻妾之乘夫卑幼之犯上與夫殆有甚焉而槪忍之則是圮族之夫麗辟之人亦可羣居而食矣可乎故夫二子之量吾不敢取之也

朱以功曰讓人一句可省千萬大事曩余爲一鄉人無因唐突渠子在側惶悚不寧幸托庇祖宗之靈余竟忍之未動聲色仍飲食之詎斯人出門未百步遂痰厥而死其子故無一言相及也何幸何幸天下事類

如此者多矣故偶記之以爲後戒亦以志天恩於不忘也
又曰人情變態不一卽魑魅魍魎亦世所有何足怪焉識此者卻多少
計較怨尤之心豈不坦蕩蕩乎
王錫爵曰人當貧賤懸極毀譽嘈雜時刻氣燄厲其勢不可攖姑俟其
心平論定咀嚼之而後知無味耳而余向也徒恃其處子之介戛戛然
求伸其是于未平未定之前噫可勝悔哉
馮公琦與友人書辨揭云云弟所具悉我聞有命不敢告人怨毒之于
人深矣太上能置之其次能報之其次能忍之置之者出於常情之外
者也以常情論之強則報之弱則忍之若不能強不能弱不能報又不
能忍無損于彼而徒深其怨則焉用之今有人於此相忿也則攘臂而
起我能勝則應之彼將勢屈而不來不能勝則勿應彼亦將意消而不
來今我之勢既不能空拳搏戟與之交捽而徒以惡聲相加是樹敵而
益之攻也無害于彼而有不利于我古云遵養時晦正在此時處天下
事當靜當緩久卽自明我動則人將以動爲我罪我急則又以急爲我

罪在人者我安能必只可自保此心以待天之自定耳第以平心看事理實是始此非謂自在事外故爲不關痛癢語也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久和者必本於能忍然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已久其發也如洪流一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此其無知爾此其失誤爾此其所見者小爾此其利害能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者數十亦不至形於言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往行

黄公性字思恭永嘉人黄公淮之父也洪熙初進封榮祿大夫公雖貴益惇謙謹雖五尺童子接之以禮温裕有容犯未嘗校鄰惡少嘗侵公蔬地公弗校而侵不止有識公儒者公若罔聞惡少後侵官地有司將治之而詢諸其鄰之老公爲疏其實而薄其罪人皆服公之量公已進封一品其友之子有官于朝過家焚黄數於會席中位公之上里人交

誚之而公怡然毫不在意

楊公翥少孤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有狂生侮詈之翥若不聞人以告翥曰豈無同姓名者耶人服其長者

吳文定公寬未第時家應繖入役徵擾百狀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做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寬其父不知也里儇子以私憾公伺公夫人出隨詈公於車傍從人欲一較公召戒勿應已而又刓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校第令官重刻而已

梁儉庵尚書嘗曰平生不報復犯而不校一切我敢當之

陳白沙與鄭礬人書曰頃因田土細故與足下有言足下遽賜之手札辭亦費矣假令質成於官司此尺寸壤得之未足爲喜而此事一白則直在己而曲在人斯可慚耳僕非不願爲古人之高特事有專主義不容於自遂惟足下諒之而已

蔣恭靖公瑤性寬厚嘗爲御史南行舟泊石佛閘有一僧狀甚潑野大

肆駡詈舟人膚愬以告公殊不聞少頃復駡詈如初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卽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僧復以侮公者侮之遂箠楚僧詰奏讞逮詢之僧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之公曰以一僧而妄侮吾輩於中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里有惡少潘姓者以牆址少差侵公出加以惡聲公曰無論爵位只以長少論之恐非禮也卽讓還其人大慙而退他日公爲大司空惡少以商至金陵公乃先施之其人惶恐伏於牀下

郭守道者朝邑人家巨富有詈守道於市者若罔聞知人或爲之怒曰郭守道何有於豎子耶顧爲之辱於市守道曰人之所爭者勝也被詈吾固勝矣今夫人於羣衆之中曰某德之表也則將欣然而悅之矣某德之棄也則將忿然而怒之矣彼無故而詈吾於市德之已亡衆所耳目彼固自詈而頌吾德矣焉用校爲

李公淑太史李公維楨父也嘗以右轄致政歸里中固善公嚴事公有冠虎計欲公廛室鬻集惡少數百人來毀公第門椽瓦立盡親族不能

平倍其衆謀爲公報公止之曰諸君幸憐我乃欲爲彼所爲耶卒不校

管府字子修餘姚人故參政管公石峯冢子也嘉靖辛酉舉人官至周府左長史爲諸生時常讀書山莊中有鄉人行過莊前犬噬其衣遂斥公名大罵極詬無所不至莊人憤甚鄰居者亦不平將羣毆之公當戶力呵令勿動良久其人乃去猶喃喃不絕口明日死矣後其家來謝乃知之是時葉霔白陳太宰同治業莊中皆嘆服以公爲難及公又嘗徒行負担者傷公額從人錯愕公曰誤也何足校善言慰遣之

顧太守雲鳳之祖曰榮者有惡少年酗酒格傷榮榮默而不校他日遇諸途其人愧詈呼與揖謝之或謂處士太巽矣榮曰向者彼徒爲酒使耳即求當以報不仇酒乎里子弟聞之益多處士長者

高校無錫人恆謂其子曰龍曰忍故是佳事吾而忍彼當自愧悔即不愧悔不深吾忮也

陳相洽事燁之父也性素恭謹動止淹雅有度尤不喜上人惡少年故突門入恣詈甚口冀公應之以爲訟端公戒左右毋輒應而躬揖之上

坐溫言自尅責竟不能有所答出而語人吾愧見長者遂亡去家人有所市物必令小得其價曰彼不得息何以食也

李勤字世寶山東鄆城人李侍御堯民之父也有田鄰于鄉貴人鄉貴人欲得之弗與鄉貴人銜之以書屬濟寧守曰李勤有萬金產而二子俱壯可役時侍御方九齡弟六齡耳守皆籍而畀之大役勤備守戚紫弗敢白而肩其役殊困復以鄉貴人持之峻更二守弗能脫其前後凡六年而勤之室罄矣及侍御成進士令長洲或以鉅邑難侍御者勤曰吾老矣閱守令多矣守令知自愛則事省而民安雖甚煩劇可臥而理也既就養官邸諄諄囑輕徭役見有受理者必詢曰得毋以役根中良民乎吾往嘗之矣吳俗輕訟輒名人命勤聞則戒曰世知入生者以償死者不能無罹於非辜也汝其慎諸當鄉貴人齮齕時諸爲勤不平者皆曰是故爲權相嵩假子者也今相已伏法如能上書訟者彼可立敗勤亂曰吾值貴人命也爲之何益鄰有豪鬻田者且占且訟之侍御君既貴客又勸當并鄉貴人一洗之勤曰吾所以至今日徒以有昔日也

豈復更念之哉

俞司平嘗為潘公士藻言表弟李某者星家為談祿命某月日值難星當有奇災盍慎之李某心動至期閉堅靜息偶出戶遲步過外氏幾隔城闉數塵耳忽有肩柴者從城闉突入急刺過而柴快鉤李某鮮白衣且裂李某出不意殊怒欲戲詰之已而念日者言吾方晦迹避不測奈何以小觸暴動遽霽色舍之去肩柴者幸脫意甚德之歸語其室藉今逢他人吾柴不堪賠而背不堪箠矣時酷暑其人渴甚飲水過多暴下一夕死李某遂免于禍世言忍過敵災星觀李某良然

凌侍郎哲謙恕接物書室前有一茶肆日為羣小聚會之地公與賓客談話甚苦其喧遣价使之小戢已而復然公不與較因徙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

張封君仲其兄槐封君死無後後公之第二子而貲囊盡歸壻家公一不問僅收遺宅兩區而宅又與豪鄰日譁求割公復不問竟割地與之曰此尺寸瑣瑣人爭我讓未必能見用也而陰為子孫厚樹德吾庸多

矣久之爭者慙悔以地歸公

沈封君瑞自先世來代宗子族黨皆尊行或特尊而多責公恂恂然畏謹見侮不辱其要長負洪也諸宗不得為祭酒者操梃入詬遂徧擊筵上器碎之坐客皆走公遜謝勿與校既數日復來則急趨入避之詬者復即奔急觸祝案仆焉供器皆敗里中聞者紛紛來觀填塞家戶仲男勸公訟公佯曰此我所自觸毀也諸父奚憾焉使我奔也能避案案不仆矣顧語仲曰童子何慮吾購新者補舊者治牲醴以告于先靈謝不慎孽可逭也嘗見諸生說大學問曰何者為要衆雜舉舊義公曰無訟要矣人心平天奚惡于志

陳公王政其子允升督學楚中有鄉先生謝政里居者其奴醉而詈公公避入門尾之投甓中公肩復避入室乃舉石撞屏破之見者皆不平公曰奴故橫其主終長者勿校也明日縣大夫來見屏破驚問狀公第曰風偶仆吾屏耳狂生醉從後園闌入家懷其主出棄之野公怒甚曰是辱吾先與辱我不類必白之官而生之母聞之大震恐使家媼謝過

且請設享公乃好謂嫗曰子誠不肖而母賢母也吾不能甘心於賢母之子卒寢之而辭其享

臨江胡季山嘗謂人曰吾祖祕校一日與客圍碁有村民惡聲相加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入推局大罵客不堪公徐詰曰想爾不欠租欲勾簿乎曰然公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卽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戕立見矣

和緩

前言

薛文清曰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此言當熟思

又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崔銑曰太史氏渡白溝曰美哉河水胡不楫之以達潞衛以利商旅漁人曰河壯瀉而無節故時有洲洲則舟膠而不可行河有九曲而大江

歷三峽而來險者降其氾者也徐者均其達者也斯可楫可利太史氏曰其然其然故君子擬議以成其變化

何孟春曰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張子韶橫浦鋸或問當官臨事何如子韶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于己晁氏客語李若谷教一初任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緩字便是待之謂也春于此得韋佩焉孔子告子路云溫而斷可以抑奸抑奸在斷而必先曰溫使彼不得乘吾之躁急暴怒而加害也溫者和緩之謂也因書以自警

韓邦奇曰凡人于倥偬忙迫之時即自省其心使勿隨事俱忙亦處事待心之一法也

朱以功曰事到難處處只是寬一着退一步愼思徐動自得其平雖急

遠中亦不可無鎮靜之意

又曰莫道從容中道難即言動舉止學個從容亦是難事若能學得到從容處則雖不中不遠矣

劉仕義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顔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爲躁心者戒矣天下之事幾非在我而不容于取必者躁心奚益哉

郭青螺曰事父母幾諫事君諷諫兄弟和樂妻子好合父子相隱不責善朋友忠告必善道即子弟不中不才猶曰養而不棄乃知古人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只是一團和氣眞心流貫絕無嚴毅責望之意

往行

錢福字與謙號鶴灘華亭人弘治庚戌會元狀元及第官修撰四年以大計罷又七年而終先是請急歸抵滸墅關時榷稅郎他往公駐舟三

日從者鞅鞅欲自啓關鍵公不可曰必需郎至乃命吏逆郎是逆天子也已郎至大爲愧謝頗厚其酒費以酬公公卻之曰不佞豈爲廢跡止哉

蔣贇門用和一日與同官葉與中退朝並轡徐行暑日方中用和行愈緩葉不能堪曰君何不策馬用和曰子以熱乎曰然用和曰我與子熱馬獨不熱耶終不加鞭

楊世華性緩願每以緩集事在南曾有公事不平同官一人攘臂欲往爭之華第遙呼曰來其人返問故華曰姑坐因纏綿作不了語相遲延莫決遂不果往旣而事竟白

節儉

前言

劉基曰人之爲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土以爲器而繇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秖足以委吾盧而猶有樂爲之者何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解縉家書曰在此每月關米七石其餘每石折鈔共七千貫又嘗留下三石糶四石得鈔百餘貫而馬料豆每石五十貫稻草亦甚貴時時雖有賞賜隨得隨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書盡皆是虛花用了衣服靴帽飲食之類所費不貲尊兄所知也每日與人共此文寫此字今皆無此工夫每日早暮歸人好事者亦少多是無錢紅柿諸權貴人又皆與之絕跡婦女輩但知得織此些以飾其身首無一人得力者用鈔如水無一人相助者一子聾愚而自身舊疾時作未嘗一日飲食快利酒已絕不能飲虛名又隆盛隱憂自悼妻子不知輕塵弱草知復幾時此爲良苦也

王紳却兼味箴曰昔范文正公至晚必思平日所爲事與所奉者相直則瞑目鼾睡或有不及必竟夕蹴踖不寧其自持之功若此故能承其德業心切慕之而未能效也且慮歲月迅邁志氣無成而悔尤日益以至故凡于食須遇兼味務峻却之此雖非古人之所用心亦庶乎節忍之一端也作箴以自警箴曰人身之奉惟適于中侈約得宜何儉何豐

萬錢下筯三韭自給于己無裨于道無益行或不藏與物無異取物以奉是食其類大體宜養矯情飾貌棄禮弗居是曰逆天我心思之彼此交媿志業未就奚補于世念茲遺體弗養或傷養而失中天必我殃故凡食須却其兼味以節吾慾以安吾義且俱志僻厥德不凝庸述斯箴以爲心箴

薛瑄曰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又曰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卽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也此余目睹其事者可爲貪侈之戒

又戲簡許太常送菜十絕曰爲謝東鄰許太常嘉蔬頻送意難忘呼童帶葉連根煮咬得其中一味長又曰摘送園蔬露未乾虀成新味帶鹹酸幾回放筯詩腸飽絕勝先生苜蓿盤又曰空堂養病似齋居喜送東園幾種蔬喫此久無烹宰事不須仁術遠庖廚又曰白髮青袍老寺丞卜居喜近太常卿園和氣味多相似遺我家園菜把青又曰來出東園

種種新太卿相送意何親生平自是甘青味肉食能無愧古人又曰園
蔬新拔帶霜濃爛煑香根筯不空誰識其中眞意味不須苦羨紫駝峯
又曰自笑官貧氣尚豪薰姬休復論羊羔卿家能送東園菜淸味還應
厭老饕又曰此色斯民不可有此味士人不可無顧我慚非調燮手先
生相送意何如又曰雅契若卿奈若何嘉蔬頻送意尤多生平味此無
厭是恐是當年喫菜魔又曰京塵交契似君稀白首相看意不違忽見
名園送新菜故鄉老圃倍思歸

章懋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淸公在
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在家官客
相望必留食飯只一肉一菜

又曰學者奉身要儉約不可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淸白

崔銑曰成化中風俗儉樸先君爲司馬郎銑時十歲尙記先君賃屋自
深巷入轉東土垣一小門內屋三間以秣馬又土垣一小門入寢室三間東
三間爲客次寢之對有垣及小屋二間爨室也弘治中官頗治屋然西

涯閣老宅即尹天官故第天官又名以賄敗者在陋巷椽柱皆樸樕小材但稍廣敞今被召至京大官自造華居甃石采椽連甍別院價至萬金者燕客酒半出玉斝相酬金銀不足珍噫奢樂極矣其無患乎

又曰梁儉庵司徒奉詔起官途人丐子相語曰今天開眼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喜之宜也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予嫌其敝陋儉菴至即居之但掃地塗壁余愧不及也然余不能久留京故假官署貰民室而已

陳獻章大頭蝦說曰客聞鄉譏不能儉以取貧者曰大頭蝦父兄憂子弟之奢侈華靡而戒之亦曰大頭蝦何謂也予告之曰蝦有挺鬚瞪目首大於身集數百尾而未能供一啜之羨者名曰大頭蝦甘羨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然鄉人借是以明譏戒義取此與言雖鄙俗名理甚當然余今觀之取貧者亦非一端或原於博塞或起於鬥訟或荒於沉湎或奪於異好與大頭蝦皆足以致貧然考其用心與其行事之善惡而科其罪之輕重大頭蝦宜從末減譏取貧者又捨彼摘

此何如耶常人之情刑之則懼不近刑則忽博塞鬥訟禁在法典沉湎異好則人之性有嗜有不嗜者不可一概論也大頭蝦之患在於輕財而忘分才子弟類有之蓋其才高意廣耻居人下而雅不勝俗專事己勝則自畋獵馳騁賓客交酬輿馬服食之用侈爲美觀以取快於目前而不知窮之在是也如是致貧亦不十四五孔子所謂難乎有恆者是也以爲不近刑而忽之故譏其不能自反以進于禮義教誨之道也摯摯于貧富之消長錙銖較之而病其不能者曰大頭蝦此田野細民過於爲吝而以繩人之驕非大人之治人也夫人之生陰陽具焉陽有餘而陰不足有餘生驕不足生吝受氣之始偏則爲害有生之後習氣秉之驕益驕吝益吝驕固可罪吝亦可鄙驕與吝一也不驕不吝庶矣乎

何孟春曰成化間陳翰林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先生以詩謔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錢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不售竟得銀四兩涯翁亦謔之以詩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

其飲食衣物能省節者幾視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又曰晉陸納爲吳興太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酒可飲幾升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有酒一斗鹿脯一拌客主驚納之儉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溫及賓客嘆噫其率素此事吾于奉己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楪深杯大瓢祇以厭飫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置于市果止梨栗棗柿肴只脯醢菜羹器用瓷陶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理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

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頽弊如此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潞公有詩云毁羞盡甘顔子陋食鮮不愧庾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爲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與俗之意此又見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又曰唐王起歷省寺二任節鎭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飫及狗彘其欠則困彼妻孥脫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得望名品而有此累人不思儉以足用乎

又曰公羊春秋趙盾卿而食魚飧儉也戰國策孟嘗君上客食肉中客食魚孟子自言所欲不可得兼當舍魚而取熊掌王安石謂魚羹飯何處無之古人不以魚爲首味也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年趙咨令東海雙枯魚啜之二年不盡古人衣食每如是寧復有饑寒之患貪婪之恥

乎

湯沐曰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知其所終也盍亦反而思之夫儒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

又曰聞前輩云國初進士釋褐之後其朝參出入皆徒步自宣德後漸有騎驢者初不之信近世省榜一出而徒步者罕見所乘之馬匪直欲備而求其駿至於僕從亦求稱之今昔士風之侈約即此亦足以占其一云

又曰前輩有任廣東者秩滿過玉山行李頗富適其校官見之題一絕云宦徒行李謁春雲道上相逢色色新起盡玉山夫不足一琴一鶴是何人後有前輩登梧要竟薦其人得顯用頃猶有能道其姓名者今忘之

劉玉曰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靡乎犬馬穀食奴隸肉食娼優玉食食焉有不匱乎庖者海陸織者文穀匠者篆刻用焉有不費乎緇黃不妝而食遊惰不耕而食商賈不餚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敎公卿大夫以治大宰農一而供十人天下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葬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加愚不肖相傾而日蹈於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弊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袤禁淫汰而後民用可足省末作驅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用足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興刑罰措禮樂興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朱以功曰爲學不終者只是禁此冷淡不得其實此冷淡中却有無窮滋味無限受用

又曰世味淡得一分便是一分進處淡得十分便是十分進處淡到無可淡處其至矣

張公時徹曰都御史叢公蘭巡撫淮安力崇節儉公私冗費罷斥殆盡

有一滑稽生進而言曰公節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務功德於吾民至厚然尚有禁革未盡者不敢遽以聞叢乃蹶然而起降堦而語曰吾子幸惠不穀必無諱言滑稽生曰下體之有袴以蔽形也今而為之兩股是虛費也若去一而存一則所省布帛不啻矣叢思之有間曰生所言固善得無難於行乎生曰雖然生亦以為難行也凡公之禁令皆此類也其不便於行者多矣叢乃肅生使退稍弛一切厲禁以今財用詘乏大議省節善矣而白事者不量可否賓與筵宴則節舉人牌坊則節曆日紙價則節驛傳支應鋪陳則節官府與皂則節閘壩碶堰夫則節凡若此者不可勝數此豈太平之盛事哉乃若事關朝廷事關官府事關宦寺事關親軍冗耗莫甚焉而禁不以言此所謂問無齒決而認小功之察也

又曰蔡我齋宗兗自署其壁有云儉德之恭儉則能廉不能儉者廉必不終奢惡之大奢則必貪不窮奢者貪亦不甚斯言也誠律身之龜鑑也不暇遠舉自余初年之所見與今之時亦大異矣昔之燕客也饌有

常數今之燕客也饌無常數昔之贄饋也果餌書帕今之贄饋也綺縠金銀昔之宮室也陋今之宮室也麗昔之衣裳也樸今之衣裳也華昔之什器也質今之什器也美昔之僮僕也少今之僮僕也衆昔之產業也有限今之產業也無限足其欲者以爲賢能不足其欲者以爲罷杜爭先效之若水之赴壑而不可止也欲無貧得乎故在官則掊民膏以充欲歸家則剝鄉里以取盈又何怪哉

又曰前宋熙寧中鎮江一酒官會賓客飲食極於精腆同僚或有盛設招筵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務以奢侈勝人僚屬每苦諫反遭詬辱劉琦者其故騎從也後至臨安坐茶肆而前酒官帶碎烏巾著破衣裘羊沾泥污跣足而行纍纍如也入而相揖形容不復可辨怪而問其故酒官具自陳說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降罰何所追悔琦乃餉以羊酒贈錢數十千使贖誥身又有郭信者父爲內諸司官獨信一子愛之甚篤遣就學臨安信自餓一齋好潔衣服少不整即更治之浣濯者不復御貢士黃德琬適與之鄰每力勸不聽後黃再入都訪其親

陳晟而信乃爲晟數子月得千錢衣冠藍縷身寒欲戰黃以數百錢濟之甚哉奢之不可不戒也數畝之山棫樸生焉薪櫄以時數口之家可無乏爨若盡其根株而斬焉其有能生者寡矣數仞之井當百家之市汲之以時水漿不絕若竭而取之則爲眢井矣財用盈縮夫豈異是乎又況天道惡滿鬼神忌盈涼德而厚享縱欲以賊物祿分既踰而罪過日積其能免於幽明之譴乎故曰儉德之恭奢惡之大觀於酒官與郭信可以戒矣

陶文僖公嘗語人曰財不可強也財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廉養惠所以能絕取廣予儉故也

耿公定向曰夫世約其躬爲苦節行者類多齷齪汙濡不能事事彼蓋矯節爲名高者也其眞漓其性牿矣余嘗憶父老相傳宣正間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今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歎聲者蓋鮮焉故哉吏治之日媮也吏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之寖微而紛華之爲已甚也即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謂淸苦爲細謹

哉

又曰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産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緝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謂內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也昔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妓評唐之相業者未可以是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軒輊優劣視其所存所樹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夷吾則奢均爲齊良也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張居正論戶部出入揭帖云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坐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

中公時行曰近來一種議論好以節省爲名而不審事體不度人情小則窒礙難行大則召釁生亂此皆炫能趨名者之所爲非有忠實爲國家元氣計慮者也卽如裁省里中有司法外誅求剝民自奉者誠當按黜然立法之始亦必斟酌劑量令額數足給而永免横加乃爲經久之計耳簡則易從不在煩苛寬則得衆不在嚴急今困（有闕文）稍宜變通之時也況遠方乎

于慎行曰劉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此萬世良規也近日塞上修守郡邑營造無論巨細必以節省爲先其名甚美其實無益惟一勞可以永逸不能永逸則必至於再勞惟暫費可以永寧不能永寧則必至於再費是以爲節省之名遺大費之實也計之左者矣

王世貞曰侯服玉食窮水陸七箸中產嘻細而髡者猶有五觀胡弗思哉

徐顯卿儉箴曰保業伊始其要曰儉我思古人家有成憲粗糲如飴服絺困緣常忌困約嗇其贏羨雖遇饑荒常適所願彼奢不知縱欲無厭

欒荀世祿輿隸斯踐房杜子孫門戶之玷嗟我後昆紛華莫戀

王世懋曰士君子志量直須如范希文自可萬古不磨方其寄食僧寮日啜虀粥一塊實餓極矣一旦得志宜重視財帛極意奉養以償久困之窮顧視若土苴所得俸錢輒置義田以贍其族終身汲汲施予未常一日自奉此陶朱君之所不能測而管敬仲之所不敢望也我非其人心實景之願吾子孫學之若劉穆之貧時乞檳榔于婦兄不得及爲宋臣命以金盤貯檳榔以誇示之段文昌少濯足河中爲宰相出鎮四川鑄金蓮花盤濯足居貧賤則覬心異日處富貴則快意一時此其人志量寧不與身俱極哉自宋迄今已三易姓而文正公義莊如故蓋已有聖人體段矣

馮琦疏曰夫官常吏治皆士人爲之士猶處子也處爲貞女始嫁爲貞婦女乏幽靜之德而欲其盡婦道難矣乃士習之壞於今特甚民間之物力日耗士人之風尚日奢鄙淡素爲固陋矜華麗爲豪爽游閒公子競高富之容鉛槧儒生亦侈衣冠之美甚而服多不衷巾異式冠而綴

玉爲且拖珠通都大邑比比皆然即窮僻之鄉且浸淫成俗矣幸而雲霄得路遂謂富貴逼人車馬甚都服食俱侈不急之應酬一日多於一日無名之浮費一科甚於一科一月賃房價有至四五兩者一日張宴費有至二三兩者騖爲觀美爭相徵逐縱有質素之士意不欲爲而習尚已成轉難立異於是不費亦習於費不奢亦化爲奢本以寒素何從辦此今日取債明日倍償今日如此奢靡異日豈能廉靜則有盛供張侈騶從以明德意則有飾廚傳厚饋遺以獵名聲則有廣田宅美居室以營身家蓋侈固情之媒而貪之根也朝廷求士得之甚難士之自持亦當愼重愼之在始乃可有終今日儉則持廉之始今日靜則守正之始今日進不相競能不相妬稱俱無猜則異日恭敬和衷之始譬之築臺先有根基乃可以高譬之作車先有規矩乃可以遠伏乞敕下禮部都察院明著車服燕會之節明示簡質儉素之規咨行各撫按兩司及提督學校及郡縣正官務以禮維俗以儉矯奢其有奇衺奢僭者必法無貸幷敕各衙門堂上官嚴諭各觀政進士務以謹厚持身以淡泊明

志倘有太浮太侈放達不檢者關送吏部本部亦不時廉察懲一警百以挽頹風所以釐士習之侈者莫要於此

皆春居士曰聞之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奢侈立見敗亡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或曰奢侈而壽長者何也蓋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又曰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薄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陳師曰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則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買耘老法

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文亦自足用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文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十文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其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觀諸公之費有斷錢若干者有懸數十文者彼以爲約自予視之亦已過矣每日安用百五十錢費哉至數十金吾不知之矣豈官尊爵重於事務自難狹小耶何又云虀鹽風味耶以予寒酸氣味自各別也

往行

洪武三年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露如此命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

靡者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三十年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纑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辛苦畧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汝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陳仲述名繼先字以行泰和人少從劉槎翁學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篤志潔修居官十一年布被猶書生時故物

曹國公李貞嘗言人之生貧賤富貴當不改所守一旦富貴而忘貧賤君子不爲也平生衣取適體食惟適口上不時賜衣敝夕緝之雖一帶敝亦必藏以待用或奉養太豐輒不自安召子孫集於前懇懇言未遇時事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於此雖日日美食盛饌何不繼然奢靡之事吾性素不喜也今上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爲戚里之

長苟爲奢靡何以勸率家人汝曹念之嘗掌國子監才兼文武云

大宗伯胡公源潔朝回至部解所衣大紅服令兩隸按肩領對舉其袖公自摺之吏昇餐至肉食必三器公惟啖其一未嘗兼味公居大位爵祿豐厚其自奉如此應酬詩文稿皆片紙滿書雖破紙少許見輒用補窗罅不棄也鹽山王公凡屬公牒棄皆用所受外封既謄畢卽以作繩絞仍漬以剩蠟俾夜炤葉公盛每作書牘或寫文字有誤輒塗改有所更易輒令人洗雖不善塗洗然終不忍易他紙三公儉德如此

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榮曰事固有輕重使吝者小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此亦不可不知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小子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請之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念嘗于是思之

熟矣吾輩讀聖賢書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陳公選之既顯惟服先人故衣待賓客惟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父也永樂庚子進士初仕爲瑞昌令同邑人嚴某令高安同入覲時楊文定公方執政遣一价往瞯之价還白公曰嚴公富貴雅稱官也劉公枯葉布被瓦盆煤灶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劉與嚴皆公隣邑人且婣嚴賫劉特先見贄以幣公麾之劉公嗣見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劉公既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常與同僚約過除歲各具一肉一蔬或且肉二豆酒一壺同僚深訝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魚而已後陞廣西憲副歸橐惟七金

正統庚申文定公以展墓歸里公時爲御史在京楊公還朝過華容便造公時忠宣方亂文定公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

安在曰適隣家磨麪去矣乃起遍視公家中所有逐引忠宣詣寢室見
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旣去公囘忠宣
白其事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鎭密故覘人於所忽若此
右忠宣爲蕭僉憲聽言見夢醒錄蕭僉憲河南新野人按文定過華容
忠宣時尚幼齡夢醒錄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
躬操井臼以爲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
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
吳康齋往遊武夷過逆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公曰卽此
便是暴殄天物乃負担而夜往焉
彭文憲公時閒居無情容飲食不閙七筯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
日金幾千兩綵幣數百兩鈔十萬緡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
類有加而公處之薄然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凡物皆愛惜雖
片紙寸墨未嘗輕擲
成化五年廣西道御史李璿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四川儀隴縣解

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爲銀四錢而問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璓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內弓矢動以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于無用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至吏民並緣爲奸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上下用財不乏而內外之奸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減惟所司如式督造而已薛應旂曰嘗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吏潛收價值將舊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實多安得如李璓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哉

丘敦字一誠文莊公長子性簡默初就塾師疑其不慧及濬遣喪留敦于家敦乃盡讀所儲書足不妄至公府對客如土木偶不輕出一語樸雅儉素雖生長相門自奉如寒士海外俗侈巨室子弟多輿馬敦獨徒行過者望而知其爲敦也性剛介少容辭受最謹瓊守遣訟者餽五百

金使爲解紛敦斥去之

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嘗往返必經幾日談論每至午刻乃留款食但魚飧而已

張莊簡致仕歸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靡奢日甚于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于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徇俗所尚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至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清儉約素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

楊中丞繼宗雅持儉素食用不厭粗糲知嘉興府嘗飯同僚于外館所具惟菜肉而已他官或至羅列則語之曰此毋乃民之膏脂乎及鄉飲賓興之宴則務欲豐腆若出二人其豐儉適宜如此

岷府南渭王謍播性樸素自號石岩山人居常衣布陳都憲仕賢分巡湖南時見王所服歎曰貴人布被人曰詐殿下布衣人曰儉布一也人曰儉不曰詐難能也

益莊王厚煒平居不喜華靡巾服浣洗必敝而後易酒不常設饌不兼味劇戲音樂了無所好非大饗宴鍾鼓絲竹之聲蔑如也臣下有僭侈踰度必痛繩之曰儉德之恭奢惡之大汝寡弗聞奈何以此自阱乎

劉忠宣公宅憂在里董損齋公以差過岳州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稃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公因感省終生持雅操云噫嘻賢喆之相與以有成也豈情好周洽語言懇款哉雖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紘銜晦菴無隻雞斗酒之供而釀成禁學之禍矣董公顧以是感奮勵修其識豈不遠哉

李文正公致政後蘧菴楊閣老載酒殽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蘧庵有慚色自是不用以觴云

趙司成永號類庵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爲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也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也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啓笥索帕無蹟躕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僅存其半魯公度家無他

物即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稱祝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感甚即事倡和而罷

韓紹宗三子皆貴顯惡侈靡輕財利愼取予在福建巡歷所部數日不御肉食所配閻氏封恭人矣未嘗翟冠省服而諸子既舉皆不綢衣帛

張少參繼孟以禮部儀制司郎中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年五十求致政歸居林下家徒四壁立居旁建茅屋三楹鑿池爲橋植竹數竿扁爲一笈亭日觴咏其中禁足不出客往第肅至階送亦不出門即朝貴枉訪止折柬相答于勢利紛華泊如也嘗言作人須要省趣對俗客噤然無一語遇學士大人有道術者與之談說名理揚推風雅亹亹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前輩一時與西涯相公蒲汀尚書皆海內宿望常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樽酒三五巡即止諸老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一飯倍別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

汪封君良彬故司馬道昆父也司馬當在事薦以文繡則笥之異日貴

客壽或以資置產弗御也司馬乃具成服以薦固請御之公艴然曰而翁得道于老氏庶幾黻不新城且石太中有二千石子者四而□□使浣濯何獨我鮮衣也竟弗御

方公鈍爲大司徒時耿公定向初魁南宮時謁公耿請拜公抗顏曰勿拜耿乃揖已命耿生坐時有郎差臨淸者先在座公若不禮耿者第顧諄諄誨之甞顰蹙曰往聞薦紳過此者必且豐餼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皆膏脂非爾我所藉以奉人面皮者但遇相知夙契一飯相延道故兩心自是款洽奈何如此耿公因請曰小子起居蓬茅願請教公厲聲曰爾云蓬茅誰在母胎中即成進士耶耿惶恐不敢再更端請起辭公送之門屛間謂耿曰子即日廷試矣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敬天惟在愛民親賢當在遠奸謹識之毋淺耿乃揖謝教而出公甞謂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是矣嗣觀政時公數召同鄉中士紳飮序以齒列不論官座中常有進士以齒加于京堂上者具皆惡草而情固款洽也甞訊諸進士曰汝輩幾人一寓幾人一隸也大都所

言皆前輩時套若勿問已

徐文貞公階之罷相而歸也或勸之于湖濱築廬舍蒔花木以自娛適者公笑不答生平無姬媵內室肅然布衾縕袍往往至敝恆食惟二簋菜羹糲飯間佐之鱐醢而已三子間以甘旨薦則卻之曰固非吾所嗜也

梁師徒材嘉靖四年爲廣東左布政使淸獄市嚴門禁凡同僚及首領皆置圜牌書其僕隸令候缺吏輪遞每市物必書其數粘牌上會而後召市人入丹墀而領價銀日以爲常雖不免苛細然胥隸姓名皆能記憶闌出財物無不知者一日布政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褻衣小帽出而踉蹡詈罵不已材端坐自如頻視簿書富慚而退自是官吏益敬憚之旦夕皆飯于堂上侑以靑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紳皆餞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嗇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圜領用浙蕉極下者裏服布素澣補惟兩裙鮮絜離廣期月連陟戶部尚書愼制國用得罪罷歸

卒

周中丞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趨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脩公廉適蚤至鳴騶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攜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于此爲之三慨焉

吳太宰嶽爲廬州守時中丞南明王公廷爲蘇州守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務會于鎭江吳折簡邀王公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于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徵招將爲主延款我也其具止是耶吳公曰是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比至吳公命庖丁卽所載酒肉蔬米治具相與論心話舊或趺坐磯頭或倚徙水際盡歡竟日而還

詹太守瑩麻城人嘗守漳州府已陞長蘆鹽運使皆脂膏地也淸操皭然居嘗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茹鹽耳致政歸子養饌間以肥脆進公

怒推案曰何暴殄若此女適劉莊襄少子公貽書戒之今手筆尚存諄諄以崇儉為教殺生為戒中言己宦所朝夕惟麥饘以鹽點之而已後子孫多食貧鄉人無識者或殿殿嫡公為拙今其孫淑舉湖廣乙酉鄉試稍足為清白吏增氣云

徐公東山為句容令有聲嘗圖一青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子即御史徐貞明

諸大綬字□□號南明山陰人嘉靖丙辰會試第二廷試狀元及第歷官吏部右侍郎初登第家人以公既貴顯置袴欲以紈公遽斥曰袴宜以紈耶吾行將菲糲以終身安用此每慕王文正不在溫飽句因鐫之石章

黃公鍒字崇文號遂泉嘉靖丙辰進士歷官貴州按察司副使及里居不廢家人作業而居恆自言不大節者不大廉不薄享者不厚餘乃其意念深矣世以怙侈屑越汙蠹敗名者何限若公言有味哉

光祿寺寺卿馬從謙旣獲罪中官勢益張屢動以雖舉傳索無厭上亦以光錄費多不經而獨察孫公植廉幹植矢心區畫按簿正裁占役絕司禮尚膳之饒亦時爲中官所間有太監耿清嘗目之爲鐵人而廉聲亦聞於中外時巡視光錄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費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爲南鴻臚踰三年復召入掌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漕渠久旱大木漕艘杳不能前河流且北徙銅瓦廂等處甚亟故乃以植爲僉都御史總督漕運時所司議請歲增淺夫植駁議曰中原咽喉而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萬計徐之戶僅二一萬歲歲拘役民疲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治後植以任滿去有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口終不言然植不務援事爲奇功循流而治故省亦累鉅萬邇年以來有識者始思植矣

王萬善衡陽人嘉靖辛酉舉湖廣鄉試第一衡俗喜𡑟士得少進輒美衣服乘肩輿揚揚閭里間萬善顧獨折節爲儉日御布袍芒履即風雨

亦嘗走泥濘中有司雅重其爲人造訪燕見萬善交際謹默更不及他事篤行好學澹無所營以故家事日益凉薄而意度豁如也隆慶辛未會試下第歸一歲而卒

陳公有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樸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餽人取諸公費不足益以餜金自他所來餽者不能拒貯之邑庫未幾即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酬之多寡互裒益當之邑庫常餘一餽而周流不絕嘗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困郵傳以此耿耿耳

張公振之與王文肅公鄉試同年載金陵道中讀殷荆州傳至荆州歲儉食纔五盌驚輟卷太息曰豈有一刺史當儉歲食且五盌而史尚稱廉者乎王戲謂公足下自挾藜莧腸而薄屠門禁臠之味異時及之而後知耳公亦戲謂王僕嘗夢浮海得符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荆州不難爲也子姑操券待以覩僕二十年後藜莧腸亦有味否乎乃後公果爲二千石問其家每食果未嘗至五盌也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相得一日問幕官曰公家日用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羹菜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

吳封君士選字應魁濱州人故參政道行之父也天性儉樸一衣或三十年非有賓筵不禦諸市長君既第爲一縑爲衣公卻不御曰渤海老生請不識狀一旦從兒子作鮮華衣便爆衆中使人指目素志謂何其性如此

誠實

前言

薛瑄曰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又曰待人極忠厚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乃所以自欺也

余子俊曰誠能動人惟積誠自能銷僞

崔銑曰本心之人日履實地如覆種于田日生日茂一旦力足過皆善也欺人之心日修飭行如施采于壁日陳日剝一旦力怠善皆惡也

魏校曰人從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嗜慾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須塞兌深根還淳反樸以回造化

何孟春曰某生名華比行問字于我字以實之昔朱子門人來辭有曰蓋卿者乞贈言先生曰吾所言多矣歸日宜著實作工夫曰昌父者請教焉先生不在多矣當從實作工夫周謨寒泉之別請所以教先生曰議論只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眞實工夫未幾又以書來云臨別所說務實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信州一士人來見先生臨別送出舉二指云贈公務實二字實之行乎幸求之朱子之書於言行上點檢自有餘師吾無以贈子矣又曰人不務實事事可笑竊其中而美其外豈非顛倒見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燿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試一面思何故如此曾記梵志有翻著襪詩云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彼夸毗子宜少悟矣晦菴看糊窗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澤云要好看却從外糊黃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

何孟春曰夏之日而泉汲之凉冬之風而火負之熱水火有恆性而人可無恆德耶

劉大夏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于利固素知其澹然矣茍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爲而爲卽程子所謂今之仕者爲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功德未可得也幸熟而自考之

又曰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爲豈徒可治郡已哉

朱以功曰誠於人不無輕信之病然中心實不欲疑人也竊以疑心涉世則無時而誠矣未受人欺先失吾誠可乎哉且予平生未敢疑人而人亦未見有甚欺予者意者其幸耶旣幸不見欺則當益勉吾誠矣偶

或見欺焉必吾誠之有未至也誠至矣又豈受欺而不之覺乎不覺仍無疑人也惟益勉吾誠而已矣

張居正曰曾參殺人言之者三而母爲投杼羊叔子之不酖人也其敵而信之夫祜之賢不及參人之親孰如母然彼信而此疑之也故心迹見諒異或可親擬議不明同胞何益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又曰士爲知己者死使知己而可多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于天下而爲燕尾生豫讓忘君事讎而爲智伯死

習孔教曰蓋聞諸記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欲也物至知動然後好惡形焉故無好無惡凝然靜者心之體也彼且無好惡而安所覺其欺乎感于物而意起則有好惡有好惡則有正有偏有情有僞若一絲之動千條萬結相尋而引于無窮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者聖人之所絕也聖人絕意故無好無惡無好無惡者非槁灰其心而滅之也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舜十六相罪四凶文王養二老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

此好惡之大者也而聖人無意焉其感物而動者率其人生而靜者也人非至聖能絕意乎誠意而已誠意惟何好惡無自欺何也彼人之意有所爲而好善與有所爲而惡惡者矣是未知吾生而靜之初善本吾心之所有而惡本吾之所無者也吾知善本吾之所有而惡本吾之所無乃吾意之好之惡之也猶不免有所爲而爲之者是自欺其吾心之知而意之弗誠也今執塗之人而問之曰爾好好色必好之矣又問之曰爾惡惡臭必惡之好之故必思得之惡之故必求去之此非有所爲而好之惡之其意誠也吾意好善必如好好色者吾意惡惡必如惡惡臭者毋爲人而欺其好惡矣而吾心所自有者一有弗盡所本無者一有弗去則亦一念欺乎其中者吾皆無是也然後好之惡之之心慊慊則不欺不欺則意誠矣然又曰愼獨何也凡欺之生必起於意者也凡意之起莫微于獨者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夫鑒於視且指者之衆而始愼其獨此與小人閒居爲不善者若有間矣然有所爲而爲之者亦自欺也愼獨者毋自欺於獨者也吾意未好善也而愼

其所以好之者吾意未惡惡也而慎其所以惡之者謹于一念獨覺之中以養其人生而靜之體乃其感物而動也則將常感常寂日與天下萬事萬物相酬酢而謂之一心不起可焉是不待夫意之動於好惡而後戒夫自欺也毋自欺於獨者也毋自欺於獨者未能絕乎意而求以絕乎意者也絕乎意者大學之所謂止也虞書先言之矣曰安汝止止者人生而靜之體未動于意者也動于意則有好惡有欺慊而弗安矣夫人心譬若止水澄然一源風感而波生焉則洶湧瀠洄異狀也慎獨者非以慎吾心之所止安焉而不動於意者歟惟慎獨而後能止其欺之所自生獨之弗慎而有一念之動於意卽引於自欺其勢不至作好非惡爲天下害不已也聖人絕意無獨弗慎止於至善者也其次知止而得之顏子於視聽言動非禮則克之其久也坐忘其庶乎止而不動於意矣曾子隨事省察求其意之動於欺者而戒之一貫之準也其亦止于一而貫焉者乎若二子者毋自欺于獨而得所止者也予觀大學一書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綱條何燦然備哉合之惟好惡毋自欺毋自

歟惟慎獨而慎獨惟知止惟知止斯知所以止於至善矣予故億其意而爲之說云云

于愼行曰天下之事有名爲長厚而實不情者不疑之償金是也天下之事自有公平正大之道士君子惟立身行己不愧天日即毀譽得失皆不足計正不必急於自白以求免汚辱之名而反涉於自爲故不疑之償金微生之直也君子無取焉耳

又曰趙充國在西邊有羌酋來歸充國賜飲食遣之使其傳論種人護軍以下爭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吾讀其語嘗再三嘆以爲此二言者萬世人臣之藥石也蓋天下事無大小人之才器亦無不可有爲惟是當事之臣遇小小利害先求一身便利無所掛礙往往曲爲小文以求合於繩墨而不顧事之濟否若曰即有後事我無與知可也則國家奚賴焉使人人以充國之言爲法天下何事不可成何患不可定又充國屯田湟中虜已窮困破羌強弩二將乘其敝而擊之虜以破壞返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

說之請以功歸二將以明其退讓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即此一節尤見老臣用心非淺見可窺蓋使功歸二將上具以戰勝爲奇功而邊釁以開功在留屯上且以守邊爲長策而制御有道此充國之長慮也故人臣以伐功自矜而不明退讓之節亢也以虛文取譽而不究利害之實詐也聞充國之風者亦可以自惕矣

又曰高宗即位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一日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法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所不敢至于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此天下之言也天下流弊有必不可革者只當實告人主使知臣下情狀就中挽回方易爲力若於用人行政私狥人情公爲阿比及至人主之前乃以一段公道言語裝飾門面以塗人主耳目比勿欺之義不亦遠乎三代以下當事之臣多以此爲成局有能如無忌數語者未多得也又曰高宗東封行至濮

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退語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以其言爲善德玄之寡陋誠不能無愧至以不強對爲能其言甚正許敬宗輸一籌矣且夫對者有盡而不對者無窮也

又曰眞宗東封禮成勞宰臣等以久食蔬素馬知節獨言蔬食惟陛下一人臣等在道未嘗不私食肉上顧王旦旦曰誠如知節之言魯宗道爲從官微行就食肆中眞宗亟召入遲遂以實對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眞宗以爲忠予嘗讀此三嘆宋之大臣以至誠事君如此無論才略何如卽此二事其不欺之節可貫天日矣

往行

宋景濂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也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

悉以其人及膳羞品數以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先生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

羅復仁吉水人洪武四年以弘文館學士致仕高皇帝屢召與論事嘗操南音以對上以其質直多見聽納惟呼爲老實羅而不名賜以誥命初復仁所居甚陋上嘗往過之復仁方操塗具完壁上笑曰是豈所以處賢士哉卽日賜第城南門內尋乞致仕許之賚予甚厚陛辭復賜大布之衣而題其背曰姓雖麄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放歸田里時人榮之

桂彥良爲太子正字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卽上前大聲誦朗朗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詹同私戒之上知之謂曰儒者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益寵信之

吳沉字濬仲蘭谿人歷官東閣大學士沉嗜學有文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十月郡以博學儒士舉至京師誤上其名曰信仲旣

除翰林國史院待制謂修撰王釐曰名既誤矣冒昧而不更是欺罔也釐以國法方嚴恐觸犯天威固止沉沉不從毅然往吏部告請改正部以上聞高皇帝喜曰是誠恪人也遂眷遇之

趙欽南部人洪武甲子科舉人仕宿遷縣學教諭考滿之京太祖欲授重秩欽對曰臣有過不應取生員三升米以待急客上笑曰孔子所謂束修非止此也至重之物皆在焉因嘆曰取米待急客權也爲臣不欺君忠也有這老秀才呵教出來的孩兒每必有用遂命吏部議就祿侍養除新都縣學教諭蜀王遣士禮聘回典文衡人愜服

祭酒陳公敬宗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覆請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也謂公當具疏申雪遂屬筆中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若如此疏無乃誑君乎文襄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公不從聞者迂公然公不亦純臣也哉

張尚寶信仁廟監國凡上表奏則翰林書辭用寶函封畀授尚寶以髹版夾護然後行一日所上髹版內夾斃故紙既達行在內侍以聞命臬

司詰所自仁廟召翰林尚寶詢之故彥實自陳其同官在扈從者教之援翰林以覲倖免彥實曰不敢自欺況敢欺君父乎臬司論彥實不敬有旨薄罰復職以是廷論重之

陳奉常音久領翰職不省外事一日驚其所乘馬與所居宅榜於門曰馬賣自註踢人房賣自註窪水世傳捧腹張萱曰東漢時公沙穆嘗養病豬使人賣之于市囑曰如售當告買者以病賤其值不可欺取貴價賣者到市卽售不言豬病竟過其價穆齎半值追其人還之此兩事絕相類皆盛德之至也

張莊簡少凝靜篤學力行爲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在刑部時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嘗有言耳訖事而復之曰某人無大罪旣據法施之矣敢僞言以市恩聞者嘆服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方採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付托有失奈何憂動顔色使亟求且冀得之

嘗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紿之明返命具實謝罪

童品字廷式蘭谿人幼與楓山齊名厲於律己篤於進修卽守趾不踰分陰必惜凡五應試五易其經晚而登第人勸之隱年品曰吾早學晚成命也敢自欺乎初授南武庫主事遷員外郎武庫頗有羨餘封識不取有指揮詭法以文憑失水求之任少司馬力庇之而品力爭大司馬解之曰童員外義理勇也目以讀書喪明乃盛沙畫字令男記錄卒前五日猶著五經序嘗遇回祿家人曰火且至宜急避品從容整衣冠簪天四面皆燼而一廬獨存人謂其精誠所格云

憲廟自尹同仁父子敗露睿照近侍之蔽凡有進稱臣下之善者輒斥之曰汝常說尹旻好今何如以是無一人敢言司禮諸太監尤深自退避不得可否凡諸司奏題本悉送內閣定擬時尹公直初被擢任感激圖報而素性又疎愚戇亢不知顧忌遇事輒盡言無隱萬劉二公嘗私戒約無盡言恐忤旨事不復來尹曰不來不問政或愆謬我輩無責若來問而不以正對則是欺罔有愧於古人有孤於委任矣蓋憲廟聖意

嘗以人臣具本進諫是欲沽己之名彰君之過故公遇事輒言不用本
未有不允或始違而終從或頓悟而樂聽一年之中政令允當
杜司寇銘成化二十一年遷工部尙書掌大理寺事故事拜尙書者率
上疏禮辭公曰事君貴誠虛讓非禮也獨不辭
周公經嘗爲禮部侍郎諸大臣以災故上封事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
聽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事語尤切直頗傳蹤跡此疏出誰
耿尙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
年陞戶部尙書
王文莊公鴻儒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顏法貧依親屬爲府吏者從治
文書郡守段公堅見而奇之留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爲
諸生提學副使陳選賞識其文曰是經世之文也舉鄉試第一成進士
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劉忠宣公薦于孝皇歷遷吏部左
侍郎以甄拔爲己任崇奬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
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

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

黃岡王公思旻夢澤先生大父也客有買其家牛者歸察其值浮曰始值若干又資其力數年值又若干不已甚乎追而還其浮乃已

薛公祐嘗總督宣大軍務虜乞貢市公請外示羈縻內修戰守朝議許之虜執獻妖賊論功賜金幣壬子老營堡獻捷晉從二品秩賜金幣咸寧侯鸞之任邊也公將之入援入則拜大將軍至是出行邊使使言公請以首功一級官公少子公謝曰辱將軍念甚厚然而未嘗從軍也吾又朝暮罷去不敢以累將軍

翟文懿公鑾妻鄭沒諭祭一壇工部遣官造墳安葬因給假而得郵典懇切辭焉謂辭則眞辭受則眞受若僞爲辭讓以沽虛名又從而受之以得實利是不忠之首也

馬自強字體乾號乾菴同州人嘉靖庚子陝西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改庶吉士官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莊故事吉士年長者總挈諸務曰館長人多匿年避之公年在數人下不獨不避諸所綜理咸盡善

愜於衆心前後鮮及之者

袁尊尼字魯望晚年乃成進士隸于都察院時當選庶吉士院之長材君而俾應之君弗肯匿年謝弗應曰吾敢爲一官而欺吾君選得刑部某司主事

韓宗伯世能字存良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推爲館長是時館師殷文通趙文肅二公並器重公而文肅公尤極國士之遇每嘆曰韓存良佛地人也其堅忍乃可大受蓋館選羅天下英雋之士多少年不更事者而館長以一人約束之且當進館之始閣師館師處早晚餼餐并有公宴公會之禮皆常規不可缺者公一切置不問惟務講究典故見諸實用爲急而感人以誠久之使氣任情者俱內慚心服無不就其約束授官之日雖詞林臺省部屬不同而相安相信無一人有言者癸丑館長馬乾菴先生冠於前後之館長者而官輿之齊稱由誠心能服人也嗣後相公答吉士餼餐必曰問戊辰館云當公散館時公格在去留以朝望所歸閣試每次雖前列未嘗得第一名故也文肅毅然主留曰

若不留韓存良者吾亦不復做官矣

沈孚聞字貞孺號芷陽吳江人萬曆□□進士卒於商城知縣初登第進士刻登科錄當以生齒聞而君具實數或謂減不過三歲而可以預館選即毋選而更五歲以當給事御史選毋害也且今諸進士誰爲不諱齒者君曰甫仕而遽欺吾君可乎於是君之齒在百人後而列第四人不願也

眞率

前言 闕

往行

王英字俊伯崑山人洪武初從鄉校貢大學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察其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常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鞾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願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隣翁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鄉人至今傳爲談柄云

夏忠靖公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覩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傍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曰室中觀書者也民懼爭奔去

魏文靖公驥爲尚書比還一小舟嘗阻于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命撤去曰豈藉重於是也

周文襄巡撫江南常去騶從入田野間問民所疾苦與村夫野老相語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能盡也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刑部左侍郎諡恭敏莊坦直然性剛急數面折人尤篤故舊客常滿坐既拜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疑莊笑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

李公秉與王竑俱號一時名臣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公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野固自

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

王公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雲南鎭守太監錢能復貪婪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害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歷官都御史嘗聞諸楊邃菴公云鄧宗器爲方伯時善醫雖小吏有疾必親診視及爲中丞時又善奕雖土夷知奕者略崖岸與之奕以是周知閭里俗尚蠻徼險要嗟乎以若人而置之今日其不爲衆詆者幾希甚矣古道之難也

陳壯字直夫山陰人天順甲申進士歷官按察司副使與李公東陽同京產又同甲第雅相知厚直夫每致書札于李公無一褒譽語至相稱謂雖老必以字未嘗效時俗舉爵號

愧齋陳公性寛坦古貌古心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蓋在翰林時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煑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爲捧腹一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

者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在席爲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陛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李文正公嘗得良馬贈公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怪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方至門今乘此馬止成二詩耳非良也文正公笑曰馬以善走爲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去其誠實眞率皆此類居官三十餘年頹然而已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

吳文定公寬居里時嘗送客至門外見賣扇兒號泣于途問之乃緣持扇假寐爲人所盜恐家人笞罵耳公命取所遺扇來盡書與之兒不知反以爲汚其扇復大哭不已旁人諭令必得重價然後賣兒持扇甫乞書公但笑而遣之

吳文定公寬容□□□□俱以清華位至崇其居里第也亦多徒行魚魚雅雅如一庠士古所謂鞠躬君子非乎可以敦澆薄矣

章文懿之誠樸出于天性其家居每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皆其祭

先之福物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專一席狼餐一盡若門生
續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日只蔬食蓋
文懿初非矯強亦無意必其誠樸之性以爲有則喫無則已順其自然
適當如是而止耳

朱恭靖公希周儉樸清眞綽有古風仕至南冢宰歸里角巾布衣嘗獨
立門首觀鄉人往來以自適而鄉多不知其爲太宰也吳中市貨溢衢
紛華滿耳入公之室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魚魚雅
雅宛然一邑庠中舊時弟子後生間有小不檢則相戒曰恐朱先生知
也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模者說之曰翁
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
行未常乘轎乃姪樸菴公名極侍郎及竹澗潘公希侍郎俱守此禮吾
安違耶

林春字子仁號方城後改東城福清人嘉靖壬辰會試第一歷官吏部郎中吏部故矜崖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亦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竭蹶相猜詆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中旰出部則徧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己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檐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僚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

謙抑

前言

王達曰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麽之清動輒以包拯之清誇人吾有么麽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己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己之職分

所當爲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淸者爲人所汚德者爲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方孝孺與潘擇可先生書曰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之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進前也于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字之自己過矣於字加稱號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信行爲學者視傚不督敎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遏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嘿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于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觀方遜志此書後輩遜前輩卽稱號稱先生皆不敢當且反覆論辨如此眞可見國初風俗之厚也

薛瑄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爲此道理乃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己有之私故不矜若尋常事處置得宜便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

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養可知矣

又曰勢到七八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又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悌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個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須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愛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悌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

崔銑曰予聞之凡物盛不如衰數多不如少草木枝葉茂而本根虛枝葉彫而本根息數多者實索數少者實贏處其盛者退乎當其多者衰乎

韓邦奇曰孔子大聖且每事問凡臨事勿憚數問者恐人以己爲不知而恥問非克己好善之存心也

敖英曰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卦無凶爻又常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率忌之惡之若怪物焉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矜若是

黃省曾曰擇木于林而巨者先伐執豕於牢而肥者先烹是以君子戒滿也古之人也惟恐其滿今之人惟恐其不滿釜滿則人槪之人滿則天槪之滿則招損天之道也詩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言好滿之必凶也

劉任義曰謙卦內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謙受益也旣濟六爻皆無吉利之辭初爻深致其戒僅得無咎而已滿招損也何仲默曰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也滿不可處也小可處也大不可處也有以也夫

石濆子曰上人者德之賊也禍必階焉天子用之則失天下夏桀商紂是也諸侯用之則失其國齊湣宋襄是也大夫用之則失其家齊之高國晉之智瑤是也士庶人用之則失其身萬章原涉之徒是也故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物之情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朱以功曰君子惟恐不自勝小人惟恐不勝人操一勝人之心何所不至

又曰心齋先生云能受得天下人教方能教得天下人

又曰丹朱以一傲字自奪帝位

徐階曰予近嘗以驕惰二字戒學者黎學諭見之云驕惰雖是通患然惰却由驕而生此語尤中人隱病不可不加意克治也

鄧文潔嘗謂人曰人之過失是有所的只要知改學問有進自肯下人自肯退後幼時聞一長者對先大人曰如今世上沒有個怕人的人予肅容拱之後數年在京離先大人久先大人戒之以書中有云周公大聖只在不驕桓公失在一言而諸侯多叛余以此書黏之座右常顧對

賴無他失

徐顯卿讓箴曰睦鄰伊始其交曰讓耕當避畔居當避巷有無相通守望相仗何貴何賤齒德爲上王烈居鄉賢愚所仰管寧避地華夷之望兩賢可師莫以力抗虧盈益謙火海莽蕩處以下人爲邦家倡

王世貞曰智崇禮卑夫禮卑而不智崇者有之矣智崇而不禮卑者非眞智也

李翊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爲子則不能孝爲臣則不能敬爲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爲君亦未仁爲父亦不慈爲兄亦不友人之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從義之功矣

往行

郭威襄事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懼未常有過眷雖隆而自處

益謙上嘗御便殿賜坐適□□事者公趨避之上曰卿侍坐朕自理事不汝關也其見敬愛如此

宋文憲公濂好接引後進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答

永樂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誥天下命楊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尚書劉儁私與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不必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何有敗事遂愈屬意公嘗奉旨歸展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遺迎送騶從悉却不用歸鄉入謁守令避其正路人比之

歐陽原公

尚書余公熂父嘗爲鑷工公旣貴每造謝隣㘰不遇輒曰煩爲道余侍詔兒來拜也蓋吳俗稱鑷工爲待詔云人以是賢之

翟善字敬夫泰興人洪武中以歲貢入國子監初授吏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上欲命工部爲善營第于泰興善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誠不忍奪人以自益也况未報涓埃何敢當此上語羣臣曰有官居鼎鼐無

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善家戍籍上欲免之善曰戍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上曰善可謂社稷臣矣

李賁字茂實長洲人永樂□□進士初授武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性沉厚不苟居鄉里未常以貴加人每出必步過里門上馬終其身如一日

蘇人有集解小學書求序於吳祭酒祭酒却之曰吳思菴先生予鄉先生也其人且達尊况予所述未能出其右吾何敢序

于公謙當上皇居南城時以建儲加太子太傅支二俸謙固辭上弗許時有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因對云缘臣欲爲子永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壯年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饕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護視而已

張士謙夏太常仲昭兩人同登第鄉誼甚款密皆及與陳嗣初王孟端諸人遊皆有志作文寫竹一日館閣命石渠閣賦爲題士謙稿先就仲昭見之即不復下筆既而士謙以仲昭寫竹石愈己也亦然士謙亦不復作竹石兩人竟各以所長名世

朱永字景昌夏邑人封宣平王撫寧伯謙之子也景泰中嗣爵爲武寧侯英宗朝定襄伯郭公登久鎮甘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將也然子已久在事能爲之下乎永曰吾知治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爲有古范燮父子風

吳康齋先生辭官還鄉祭酒胡父執也自京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日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面拜恐勞尊

陳寵字希承一字希正號春齋吳縣人弘治初選入院爲醫士入御藥房供事孝廟留心藝文閱永樂大典擇秘方親灑宸翰賜尚藥諸臣公以下僚獲預一時以爲榮久次當陞御醫請讓吏目錢益諭者多之

屠冢宰鏞在吏部嘗援王文端王忠肅故事請起王端毅與之共事及與兵部尚書馬端肅同爲太子太傅部當班上謂其先進特疏讓之

于公鏊在臺中時會大理寺丞缺員銓部欲擬公公聞之急白都御史彭公言故事官卽等當以俸差周御史倫實先于鏊階弗可踰越彭公嘆曰君可謂虞廷之吏矣

劉忠宣公爲廣左轄日吳公廷舉爲順德令至省忠宣公必館之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生平不以勢位自高爲參政布政都御史日事有疑難心未明者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故士大夫於公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

吳文定公寬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憂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然彼實先官也卽日上疏請以印讓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謝文正公遷在內閣乞致仕薦吳文定王文恪二公以代己極懇至對劉文靖曰遷非私於寬也寬之科目先於予年齒長於予聞望重于予

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李公充嗣巡撫南畿時宸濠變起皆公經略以逆折其威事甫定武廟

降勅褒之時親征幸南畿凡在扈蹕罔不希功執政者懸爵賞以爲奇

貨有私語公曰宸濠之役盡早圖之首論在公顧力行何如耳公艴然

應曰上御六師親征功在于上苟有微勞亦臣子之分耳吾俟亂平事

定奉駕回鑾欲掛冠東門效赤松子范蠡之樂至于公私非所計也語

者慙愳退後論功者竟不及公一時公議爲之沸騰御史胡潔按南都日

擊其事疏公功不報至肅廟改元公始沒諡康和

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鑑之及陽明先生也韓公與先

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

謂勳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

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

乃上馬當時韓公偃然以前輩自處先生欿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

足徵云

徐文貞丕階生而白皙秀眉目美鬚髯端坐竟日無跛倚湛若冰玉及接之而藹然春溫色笑襲人有所談論霏霏皆芬屑或盛氣欲臨公者見而自融釋博辨之士將鼓公以所不能而不忍也公既貴極人爵且老壽推以爲達尊而所答謝士大夫毋論卑少卽蚤暮風雨不避尺牘必春縛無令失意或風公胡自苦乃爾公正色曰毋衆寡無小大無敢慢非我先師訓乎卽不穀不敢當君子敢忘服膺焉公常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孔之卓爾語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卽于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教衆情大服

王公之垣字爾式別號見峰濟南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左侍郎常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時撫臣闕敘當屬公同官欲越次諷公讓己公欣然許之凡越公者兩人終無忤色

翁與賢字樊卿號見溪今大宗伯正春之父也生平一意嗜學淡于聲利韋褐蔬糲終身不變太史或致綺衣輒屏去曰福當徐享吾非惜衣

乃惜福耳居金山嘗以試事偕同僚扁舟赴毘陵至則競乘輿去先生獨挈兩役步行間有指者曰此殿撰君翁也衆相顧嘆息

仁和郎瑛字仁寶書室之外有燕樂堂朋類講學宴飲則于此焉因述古人薄己之言少爲增損酌以古人求益之事揭二紙于壁其一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耶又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己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敬好終身吾嘗歎此二事達者之言每對客以爲美談今世俗相承所作詩文偶爲人所詆訶雖未形之辭色及退而艴然者皆是也嗚呼今人一善而悻悻自得視此不有愧哉予常願學而人不屑教故特書之客坐以待天永益之告也

楊宗喬尹新鄉質性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避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

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
告改教職
梁文康公儲字叔厚順德人爲首相時少師楊廷和服闋儲力薦起至
遜居己上人以爲難
梁公津字濟甫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嘗爲吏部循資當轉文選副郎
同僚有越次鑽求者津卽讓之曰典選重務予寡陋且多病兄才望宜
補衆皆服其量
尹宗伯臺爲編修日國子缺司業序得遷會趙公新起復囊裝罄先生
既分俸助訖於嵩曰趙窶甚司業有衙舍焉有皂隸焉願先趙嵩笑曰
是當成君之美未幾趙坐封事謫先生以春坊中允管國子司業
袁少司徒宗儒嘉靖丙戌以大理少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地方
公乃力辭資望淺薄不當驟膺三品重任乃改右僉都御史以行
閣臣馬公自強行狀乃其子怡與慥所譔者內有云翰林官非四品者
率用黃蓋先公爲侍讀時獨用青蓋而已近見數年以來翰林諸公皆

用黃蓋即郡縣亦以此撥送甚則有用銀瓜者矣其稍知禮體者以青蓋覆身以黃蓋居前俗諺又謂之青黃不接云

朱鴻謨字文甫號鑑塘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刑部侍郎爲諸生時爲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穎泉公督學東魯得公卷心奇之夜夢虎吐明珠在廷光輝灼天不知所謂心疑必得佳士閱卷得公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基遂爲更定今名挈公入衙齋朝夕討論學大進己巳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器之

陸莊簡公光祖爲儀制郎時當事者以公資久將擢尚寶少卿公聞而往謁徐文貞請得讓同年友王□□□□以彰國家崇奬恬退之意文貞以語當道遂巡不能決久之公復力言於文貞乃得請